

父亲和她们

田中禾 著
FUJIN HE TIAN

作家出版社

她就怀孕了。她
代替我母亲把我生下
的。我被两个女人孕育
的。在我还没来到人世
之前我的命运就被决定了，它
既是母亲的血肉，又是故乡土地上的荞麦皮
父亲在地上划了四个符号，ccccp，三个
一个像右耳朵。这就是苏联。父亲教我拼
几个字母，爱塞塞塞尔——。最后那个尔音不显着我
才能发出来。很难读，但是很有趣。苏联留学，
是父亲的心愿，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父亲。了锅的孩子
垂着头，打着赤脚，看着泥，跟在娘身后。王集走。
间他明白了，“我这十几年，不过是兜了一个圈子。
这个圈子，我兜得可真不小。”离开磨坊的时候我
没有回头，不知道那个满脸带笑的好哭的姑娘儿远远
看见我离去的身影会不会哭。过河的时候，我看看船
舷外旋转的河水在心里回想了。我们这代人，知道什么
是爱情吗？……后，我就怀孕了。要替我母亲把我生下
的。我被两个女人孕育的。在我还没来到人世之前我的命运
就被决定了，它既是母亲的
血肉，又是故乡土地上的荞麦皮。父亲在地上划了四个
符号，ccccp，三个像
右耳朵。这就是苏联。父亲教我拼这几个
字母，爱塞塞塞尔——。
最后那个尔音不显着我
才能发出来。很难读，但是很有趣。
苏联留学，是父亲的心愿，
也是我童年最美好的父亲。
王集走，忽然间他明白了，
“我这十几年，不过是兜了一个
圈子。这个圈子，我兜得可真不
小。”离开磨坊的时候我没有
回头，不知道那个满脸带笑的
姑娘儿远远看见我离去的身影
会不会哭。过河的时候，我看看
船舷外旋转的河水在心里回
想了。我们这代人，知道什么
是爱情吗？……



父
亲
和
她
们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父亲和她们/田中禾著. -北京:作家出版社, 2010. 8
ISBN 978 - 7 - 5063 - 5458 - 5

I. ①父… II. ①田…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23713 号

父亲和她们

作 者: 田中禾

责任编辑: 张亚丽

装帧设计: 棱角视觉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码: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a@zuoja.net.cn

<http://www.zuoja.net.cn>

印刷: 北京明月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280 千

印张: 22

印数: 001 - 10000

版次: 2010 年 8 月第 1 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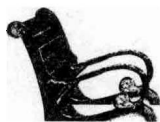
印次: 2010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458 - 5

定价: 29.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005 / 娘说：“不管那个不讲理的愿不愿意，拜过天地，他就是我男人。”

第二章

017 / 父亲说：“如果那年春天民团没有抓我……”

母亲说：“人哪，有时候会被一个简单的问题纠缠一辈子。”

第三章

041 / 父亲说：“为了爱情，为了自由，到那边去！”

第四章

064 / 娘说：“你出生那天有只黄莺在树上叫：不苦不苦！”

第五章

082 / 母亲说：“比起马文器，大老方的长相更适合那个时代。”

第六章

103 / 父亲说：“那份结婚报告我没写好。”

第七章

128 / 母亲说：“什么都不在乎，人也就无所谓了。”

第八章

151 / 娘说：“你们马家这弟兄俩——没一个好东西！”

第九章

173 / 摘自母亲的笔记：“大地沉睡在蓝色的光辉中……”

第十章

200 / 父亲说：“这个圈子，我兜得可真不小。”

第十一章

229 / 娘说：“你爹这个浑货，他长到老也是个孩子。”

第十二章

250 / 父亲说：“就让我做个忘恩负义的人吧。”

第十三章

278 / 母亲说：“是你和叶子让我变得怯懦、自私。”

第十四章

305 / 娘说：“你马家这父子俩啥时候能让我省点心？”

母亲说：“我对自己走过的路从不后悔。”

第十五章

329 / 几个附件

我一直不知道这个小镇的名字如果翻译成汉语，应该叫“渥好思”还是“威德豪斯”？我对这小镇有太多的怀想，总想让她有一个富于诗意的汉名。我猜想，最初把佛罗伦萨译做翡冷翠，把悉尼译做雪梨的人肯定是对这两个城市寄托了更多的浪漫。我选择在这里落脚很偶然。起初是听一位朋友说这里新开了一个免税区，里面的东西大多是从中国来，既便宜又实用，商店里还有很多中国女孩，说着汉语应酬顾客，偶尔浅笑着跟你说国内流行的段子，于是就来找一找感觉。扫兴的是，一到免税区外就看见了两个类似移民局官员似的人在那儿转悠，我于是赶快溜之大吉。那时候我的身份还没解决，看见任何一个警察之类的人都会心惊胆战。在美国，你会更加体会到恩格斯关于自由的论述是多么精辟，“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很抱歉，现在我没法告诉你出处了。它是我从父亲的一本小册子里看到的。父亲用红铅笔把它圈起来，下面加了注重号，把它当作送给青年朋友的座右铭。这是他离休后到各个学校去作报告时经常引用的经典名句。父亲年轻时崇拜裴多菲，他说那时他对自由的认识其实很肤浅，是恩格斯这句名言给了他启发，让他对自由的认识有了一次飞跃。“自由不是为所欲为，想怎么就怎么。自由是对现实的认识和适应。”——这就是父亲对恩氏名言的诠释，是他对自己一生

经历的感悟。) 这个国家的自由，靠的是浩如烟海的法律管出来的。像我们这样从农耕时代走来、没受过太多法律约束的人，没有律师，在这儿简直就是没头苍蝇，不知道哪儿是玻璃哪儿是墙（他们的法律真叫庸人自扰，还不如我们的人治省事。谁是领导，说句话得了，何必这么麻烦）。这样就来到了Wildhorse。这小镇的名字一下子触动了我。按字意理解，它是“野马”的意思。当年父亲在“留学欧美预备班”（那是“河南大学”的前身，后来是“河南大学”的一个班）读书的时候，我二舅林春生就经常叫他豪斯（horse），虽然从八岁起，我就不再姓马（现在我在移民局登记的名字是曾安），然而我是马家的后代，这是毋庸置疑的。马家人遇到了野马镇，而且还碰到了一个河南老乡——他一开口说话，我就说，你是南阳人吧！想想看，难道这小镇不是和我有缘？

张公（他本名叫张祚荣），是从台湾过来的，他也是先来黑着，过了将近十年见不得天日的日子，才弄到“指标”，得以“转绿”，又过了将近十年，考试了几次，才“转正”成美国人。比我当年做知青从磨坊井招工到东风厂，受的煎熬多多了。在海外漂泊过的人，对人生都看得更透彻，待人也更敦厚。看我带着提琴，他说，你喜欢音乐？带你去个地儿，听听这儿的音乐。他带我去的酒吧，正是我进入美国后一直梦寐以求的地方。没想到在这儿能听到最地道的蓝调民谣。于是我给自己起了一个英文名字布鲁斯·曾，这像是摹仿李小龙。我不知道李小龙缘何叫布鲁斯，我的“布鲁斯”是蓝调的意思，我最崇拜的音乐！最适合我的音乐！它是这个小镇送给我的最宝贵的礼物。我在东风厂宣传队的时候，很多宣传节目都是用我们家乡的大调曲子、三弦书来表演，我们对乡土的民歌、曲艺、小调非常熟悉，后来我从东风厂调入群众艺术馆（这要托

小吴的福。是母亲让我和吴方结了婚，我才从山里调回到母亲身边。现在小吴当然有理由怨恨我，我则真的没脸向她表示一点歉意。——我利用了她，还让她为我生了一个孩子，后来却把她甩了），主要任务就是收集整理地方民歌。像那首有名的河南民歌《编花篮》，就是由南阳民谣《九莲灯》改编的。我把我带来的大调曲子、三弦书、旱船调这些南阳民谣放给张公听。“新春佳——节喜盈盈嗯哼——”那样奇突跳宕的音程把我们乡音的华美、婉转、起伏、悠扬发挥到了淋漓尽致的境界，八角鼓扑棱棱地响，夹杂着铜钱的哗啦啦的声音，张公感动得如痴如醉，不断拉出手绢来擦眼窝。

这座小镇所以牵动我的情感，还因为它那僻静的弯弯的小街让我想起故乡的县城，我曾经在那里生活的那座临街的小楼。在明朗的月夜，坐在张公家后廊的椅子上，能望见一条闪光如带的河在黑沉沉的田野里流淌。平静，安详，含情脉脉，就像我故乡的河。当张公告诉我它就是科罗拉多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如此温婉的河水竟能创造出大峡谷那样震撼人心的景观。月夜里的科罗拉多，就如曾经给我初恋、初吻的女孩，纯净、清新、自然，流动着蓬勃的活力。她扣动着我和张公无限的乡愁，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父亲、母亲，想起了我娘。想起我的儿子（不管吴方是否原谅我，不管在儿子面前她把我说得如何坏，不管儿子是否恨我，我还是情不自禁地思念那个可爱的脸庞、调皮的眼睛、机灵的身影）。我拿出那个“砖头”录音机（它是我在中央音乐学院进修时买的，虽然笨了些，可它是我的第一个录音设备，我一直把它当作宝贝），把几个亲人的讲述播放给张公听。现在我非常庆幸，在那个暑假突发奇想，对娘说，要不，你把从前的事儿讲给我听听，我给你录一录。其实那时父亲和娘都还不算很老，还不到



录音传旧的年纪。这些录音我并没从国内带过来，是前不久母亲寄来的。她还替我录制了此后的一些段落。当时我在想，母亲为什么会想起把这些磁带寄过来？又过了些日子，收到她的来信，我才知道，父亲不在了。母亲把这些磁带寄过来，也许是为了表达对父亲的哀思吧？

父亲的身体很好，六十七岁，年龄也不算大，为什么会突然去世呢？父亲的晚年心情开朗，和蔼谦恭，除了作报告，还经常练书法，每到一处，难免被人索要墨宝，常把“曾经沧海难为水”、“澹泊宁静”、“厚德载物”这样的句子书赠别人，他还会有什么不平之气呢？

听这些磁带和我的解说，成为张公每天晚上的最大乐事。他听得很入神，偶尔还会插上几声叹息。那时候的人，就是这样过来的呀。我到台湾的时候，才十八岁！当时我从老家古渡桥（它离你们县城四十五里）乡下到巩县山沟里的一个兵工厂（我想象和我曾经待过的东风厂差不多吧？）去投靠我三叔学手艺，后来随着兵工厂一直南迁，一直……一直……连做梦也没想到最后落到这儿来了。华人在外面受欺负啊，能发财的生意都让鬼佬们做了，你只能开个中餐馆呀什么的，转眼一辈子就过去了。

本来我没打算把父母一代人的恩怨情仇公诸于世。这毕竟是我的家族隐私，是我的家庭秘史。可是我也正在一天天老去，身在大洋彼岸，想要保留家族历史的愿望愈来愈强烈。我想在书前写上：谨以此书，献给我的父亲、母亲和……这显得很褊狭。其实我不过是在献给自己，让自己在述说中得到安慰，平抚一下我对家人、对故土的歉疚和思念。

至于我为什么出来？我是怎样出来的？当然有一段惊心动魄的故事，只是现在我还不想告诉你。等我更老一些吧。到那时也许我会再写一本书。但愿那时候你还不怎么老。



第一章

娘说：“不管那个不讲理的愿不愿意，拜过天地，他就是我男人。”

“我牵着羊，盛跟在我身后。那是秋天。后园的树和草蒙着一层霜花，地上的树叶踩上去吱扭吱扭打滑。盛的臂弯里挽着个小包袱，里边包着我的嫁衣。我一边走一边跟盛说话。那会儿我二十三岁，腿脚正好使，走路轻快，说话大嗓大调。我说，瞧你今天这身衣服，新裤子新褂儿，新鞋。别往地上坐，别蹭墙，等会儿你要坐轿，弄脏了新衣服你就没法压轿了。”

娘喜欢回忆和父亲成亲的经过。每当讲起这段往事，她眼睛里总是闪着笑意，虽然用了怨恨、挖苦的语气，听起来倒不像抱怨，更像是炫耀，好像没这段往事，她的一生就没什么色彩，她的晚年也就没了说说笑笑的乐趣。

在娘的回忆里，她成亲的时候我叔叔文盛好像还很小，实际上那年叔叔已经十七岁，父亲刚满二十岁，他并不比叔叔大多少。娘偏爱叔叔，只是因为他是爷爷的遗腹子，从小没见过自己的父亲，祖母又常年多病，他不到一岁就靠我娘照应。

“你见过水银珠子吗？”娘说，“你爹年轻时就是颗水银珠子。看着是个银豆豆，可就是捏不起来。东流西滚，没个正形。你老爷把他当宝贝疙瘩宠着，他自己倒像一匹不戴笼头的马驹，除了给家里惹事

生非，别指望他能光宗耀祖。这个浪荡鬼年轻时也算一表人才，只要他冲你走过来，老远就能看见那一头硬蓬蓬的头发忽闪忽闪直跳，脑门又大又亮，配上一双机灵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个风流鬼。再难认的字，老师不用教第二遍；再难读的书，他一读就会背。要不，他能十七岁就进欧美留学预备班，到省城去读书？要是日本人晚二年过来，这个浪荡鬼就到英国去留洋了。为了让你爹去留洋，你老爷卖掉了二十亩林地，那片林子里的桐树每棵都有一搂粗。此后只要提起这片林子，老爷子就会心口疼。罪孽呀，这个败家子！家里供你钱，让你好好读书，不说争什么功名利禄，至少也能为自己找个出路，谁叫你去游行，撒传单？还去卧轨请愿，把陇海铁路的火车给截了。和日本人打不打仗是军队、官府的事，用得着你们这些学生娃子去起哄？结果咋样？还不是自己吃亏？党部把他抓了，学校把他开除了。别的学生都跟着学校转移到伏牛山里，他只能回兴隆铺老家待着，别说英国，就是开封也待不下去。这都是你爹这个浪荡鬼干的好事。

“我和盛一起走出寨门，我把羊拴在寨墙脚下的林子里，绳子放长，让它能啃着周围的草。盛站在那儿用袖口抹鼻涕。我走过去抓住他的手说，跟你说过几遍了？今儿穿了新衣服，别再拿袖子扞，你怎么一点记性都没有？”

“我从盛的袖筒里抽出一块布帕，在他面前抖开，教他弯下腰，用两个指头擤鼻涕，擤干净了拿布帕子擦。”

只要想起在老家的那些年月，我就会想起叔叔。叔叔经常在腰里缠一条草绳，身上穿着拖拖落落的破棉袄，棉袄里什么也没有，直接是黑不溜秋的胸脯。不管天热、天冷，他酱紫色的鼻头下总是垂着一串晶莹透明的稀鼻涕。他很亲我，对我非常好，让我一想起他就有一种揪心的思念。

“那天你叔叔穿着新衣新鞋的模样我想起来还像在眼前，可转眼五十多年就过去了，盛也死了三十多年了。打从七岁来到你们马家，我伺候你叔、你爹十六年，出嫁那天我走出马家后门，心里对盛特别疼怜。他个头小，胳膊、腿长，脑袋大，说话有点迟钝，可那眼睛像

猴子一样机灵。我把他的鼻子、嘴角擦干净，布帕塞回他的袖筒，弯下腰看着他的脸说，记住了，太阳落山的时候你把羊牵回家。今天咱爷要招呼客人，你要听话，啊。晌午开席的时候你别到桌上去吃。那儿人多，你够不住叨菜，新衣服都叫汤水弄脏了。你到厨房去，想吃什么叫老五叔给你拿。

“我从盛手里接过包袱挽在臂弯里。我说，回家吧，盛。袍子我给你熨过了，放在西屋床上，花轿走的时候你把它穿上。我掀起衣襟，从口袋里摸出个小布包。我说，拿着。替我看住你哥，别叫他出门。盛把那个小布袋的袋口拉松，手指伸进去掏炒豆吃。

“我出门的时候你爹那个不讲理的还在厢房屋里埋头睡觉。他总是晚上点灯看书，早晨蒙头不起，屋角的一桶棉籽油不到个把月就见底了。你老爷拿他没办法，是他把他惯成这样儿的。”

娘喜欢用“那个不讲理的”“那个浪荡鬼”“那个浑货”来称呼父亲，在她的故事里，父亲是个惹是生非的捣蛋家伙，一辈子没安分过。尽管一个人二十岁和六十岁在性格上会有不小差异，但我看到父亲六十来岁时天天到学校去作报告，喜滋滋的像个天真、得宠的孩子，不管见了省里、县里的领导或是乡里、队里的干部，都是一副谦卑、随和的样子，满脸堆笑，在我娘面前也像个乖孩子似的唯唯诺诺，甚至出门换什么衣服都要先问问她，我不禁在心里疑问：爸爸年轻时真像娘说的那样孤僻、乖戾，玩世不恭吗？

“自从他被学校开除回来，你老爷总想哄他把喜事办了。可这个不讲理的，一提成亲就烦。你老爷掰着皇历选日子，选好日子不敢对他说，生怕他到时候闹事儿。直到成亲的前一天，亲戚、佃户们到家里来帮忙，收拾院子，擦洗桌椅，厨丈师傅通宵忙着煮肉、炸鸡、炸丸子、发海味，他才吊着脸去问你老爷：你们这忙忙乎乎的，是想给我成亲吧？你老爷说，文昌，你和兰妞都不小了，你都二十岁了。如今兵荒马乱不能读书，还不趁早把婚事办了，以后你出去也放心些。

“这个不讲理的把书往床上一摔，大声嚷嚷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我不干！还是不干！”



“你老爷不跟他吵，他吩咐你表叔看住他，不许他出门。过了明天午时，想怎么都行！”

娘和父亲的婚姻是娃娃媒。爷爷和我娘的父亲同在老爷的私塾里读书，他们不但是同窗好友，还是老爷的得意门生。父亲不到两岁就由我老爷做主，和我娘订了亲。在我娘向我讲述的故事里，民国十八年我们老家遭了一场洪水，洪水过后瘟疫流行，我祖父和我娘的父母在那场瘟疫里去世，我老爷把娘接到我们家，她就成了马家的一员。既像童养媳，又像我祖母的小丫头。那时她虽然只有七岁，可一进门就得照顾两个更小的男孩。我娘没有父母，没法在娘家出嫁，她成亲时就得临时借别人家出嫁。

“我挽着小包袱，沿着寨墙外的土路往吊庄走。太阳该出山了，天还是一片灰白。我抬头看着天，心里说千万别下雨，泥水里办喜事可麻烦，端盘子端碗都得踏泥，新郎新娘也没法在院里磕头。”

“我走到段姨家的时候老憨姨夫正蹲在院里吃早饭。紫红色的高粱面糊粥在粗瓷碗里像坨猪血。他吸吸溜溜喝着说，兰妮儿你吃点吧。段姨说，吃你的吧！吃完还有事干呢。明知道她今天不兴吃东西，你让她吃？老憨姨夫把头埋在大碗上闷声不响喝糊粥。院里进来一些孩子和女人。段姨把我带进上房屋，她说，趁没上妆，你再到茅房去一趟，等会儿上了轿，一天一夜你都不能解手了。段姨的闺女小辫儿伸开胳膊轰赶那些想要进屋的孩子。孩子们扒着窗台看，在院里跳着脚唱：新媳妇子，逮蚰子，麻蜂蜇着球头子！窗外聚了几个女人，隔着窗子向屋里偷看着小声议论。她们说，兰妮儿长得蛮机灵的，就是脚大了点。她们不知道，你爹那个不讲理的根本就不喜欢小脚。幸亏我妈死得早，没人管我，我这两脚才没缠，要是我的脚再小点，那个不讲理的不是更嫌弃我？多亏了这双大脚，家里、地里活干起来不怯力，我在他面前说话腰杆也硬点。”

“屋里屋外到处是油漆味。爷爷给我置办的嫁妆把段姨家的堂屋堆满了。双箱、双柜，书桌，葡萄架子床，雕花梳妆台，大椅子、小椅子、小桌、圆凳、盆架。就是我爹、我妈活着，他们也未必给我置

办这么好的嫁妆。

“以我的意思，那个浑货长年不在家，屋里现成的家具就够用，何必再去破费做新的？可你老爷不答应。他说兰妮儿，你七岁到我家，伺候了祖孙三代，一辈子就这一件大事，我不能亏待你，不能叫别人说你没爹没妈，喜事办得不像样。这些东西本来也不必搬来搬去，放在新房里就行，你老爷一定要老憨姨夫帮忙抬到段姨家来。你老爷是个喜欢排场的人，他说花轿前头不能没有嫁妆。

“段姨打开我的包袱，把里边的衣服拿出来，抖搂开绣花夹袄，夸赞我的手艺，帮我穿戴。

“我把脸仰到窗口明亮处，让段姨给我开脸。——用绷紧的细绳把脸上的汗毛扯干净。人一开脸，就表示出嫁过，不再是姑娘了。这是我一辈子最认真的化妆，五十多年了，我还能闻到官粉、胭脂的气息。从镜子里看到化过妆的脸我差点认不出自己了。黑黑的皮肉变得白白红红，像戴了假面；粗重的眉毛被段姨修得细细溜溜的，看起来妖里妖气。花冠是前一天你老爷托人从城里买的，段姨捧着它在我头上试。扶弄一阵，退几步，扭过头端详。端详过了，再走近去扶正。

“段姨是咱马家的佃户，老憨姨夫种着咱家十五亩河滩地。是你老爷和他商量，让我借他家出嫁，她像打发亲闺女出嫁一样认真。她帮我化好妆，站在院里咋咋呼呼，支使老憨姨夫把院里院外打扫干净，从门口到村头，清理大路上的粪草，把积了泥水的坑洼垫上土，撒上黄沙。”

所谓吊庄，就是为地主们种地的佃户住的村子。它离兴隆铺二里路，十几户人，清一色的贫雇农，和我们兴隆铺同属一个大队。我娘带我去吊庄的时候，这村子已经改名叫建庄。她带我去，是为了给老憨爷吊丧。老憨爷身强力壮，头天晚上还吃了两碗酸菜面条，第二天一早队里敲钟上工的时候他没起床。段姨奶走过去一摸，他的身体像块石头一样冰凉，胳膊、腿都硬了。我娘带我去，是因为中午能吃一顿大锅菜，萝卜熬粉条。黑面掺白面做成的花卷馍很大，不限量，想



吃几个吃几个。所以吊庄给我留下的印象比兴隆铺好。那时的兴隆铺已经没有寨门，寨墙像一溜土堆，断断续续横在村边，寨河早已干涸，留下一道荒沟。叔叔带我在土坡里刨茅草根吃。娘说她成亲时兴隆铺的日子还是蛮好的，“虽说你老爷过日子很节俭，可那会儿咱家喂猪、喂狗的食儿也比生产队食堂的饭好。”

“花轿到来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正头顶，场院里的鸡开始打午鸣。盛穿着袍子戴着帽壳，打扮得像个老头儿。新衣服把他弄得很不自在，他翘动着四肢像鸭子似的从轿里走出来。我被段姨搀着走出屋。盛跳过来抓住我的手说，兰姐，昌不听话，他跟爷吵嘴。段姨说，好了好了，盛，你嫂子要上轿了，你安生点儿。往后你不能再叫她兰姐，上了轿她就是你嫂子，以后你得叫她嫂子。知道吧？”

“可你叔叔一辈子也没把这称呼改过来，直到临死那天黄昏，他还拉着我的手说，兰姐，‘啥时候你还能给我搅碗面汤喝呀？’”

“我伸手在盛脸上捏了一下。盛仰起脸说，我跟你一块坐轿。段姨不客气地说，你已经压过轿了，回去就得跟送亲的走。盛不乐意，可舅舅已经把肩上背着的红毡铺在堂屋门口，我被段姨搀着走过红毡，走进轿里。

“上轿那一刻我有点鼻塞，眼眶湿湿的，还真像出嫁女离开娘家那样凄惶。这个不讲理的，他可千万别给我惹麻烦。”

“爆竹噼噼啪啪响起来，乐队呜呜哇哇吹。抬嫁妆的人走成长长一队，段姨和小辫跟在轿后做伴娘。村路两边的女人和孩子跟着送亲队伍一直走到通往兴隆铺的大路上。”

我娘说她和我父亲成亲的场面很气派，前后院到处是人，各屋都摆上了桌椅，连天井里也摆了两席。姑爷一人记礼单忙不过来，三个表叔在旁帮忙。不光是点钱，还要抬酒、挂肉、开食盒，那场面是我娘一生的骄傲。

“段姨搀着我走到天地桌前。我在左边蒲团上跪下，亲友们围在院里看热闹。过了好大一阵你爹个不讲理的还不出来。”

“盛站在廊檐下。段姨回过头去问，你哥呢？盛不吭声，他站在

那儿缩着脖子吸溜鼻涕。我从蒲团上抬起头小声说，过来。盛走到我身边，我把他袖筒里的帕子拉出来，替他把鼻涕擦干净。他嘟嘟囔囔说，昌在厢房屋里跟爷吵架，他说他不拜天地。

“段姨走过去。你姑爷和两个爱管闲事的亲戚也走过去。厢房门关着，你段姨奶站在廊檐下听他爷孙俩在厢房屋里争吵。

“这么多亲戚都来了，你说不拜天地就不拜?! 叫我这老脸往哪儿搁?

“这是你的事儿，我管不了!

“你老爷气得声音都走了调，文昌啊文昌! 你读了几天洋学，兴隆铺盛不下你了! 这是两家从小结的亲! 你知道吗? 你说不要兰妮儿就不要了?!

“我早跟你说过我不娶她，你干吗非得逼我?

“兰妮儿是咱肖、马两家爱好结亲，她爹跟你爹是同窗……

“爷! 你干吗非得拿长辈人的事来纠缠我?

“砰! 你老爷拍着桌子气得呼哧呼哧喘粗气，那个不讲理的闷头不说话。过了好大一阵，你老爷喘着气说，文昌! 你二十岁了! 你是咱马家的长子长孙，咱们马家在兴隆铺是知书识礼的人家，你不拜堂，把两代人订的婚约毁了，看你往后怎么在乡亲们面前做人!

“段姨推门走进去。她说，大少爷，兰妮儿在天地桌前跪着呢，亲戚们都在等着，你咋能说不干就不干?

“这不怨我。我早说过了，他们不听。

“你不拜堂叫兰妮儿咋办? 她从小没爹没娘，七岁到你们家来，你不要她，往后叫她咋过?

“段姨的话说得我鼻头酸酸的，眼泪也涌了出来。

“我爷做的主，叫我爷给她另找婆家。

“我忍不住哭起来。这个不讲理的! 这个无情无义的!

“你老爷摸起屋角的笤帚向文昌扑，段姨一边挥手拦挡，一边冲昌喊，大少爷，你爷这么大年纪，你把他气坏了咋办? 还不赶快去换衣服!

